

相比拙政园,耦园小很多。以中厅为中心,东西分有两座花园。之所以要去耦园,只因为当年钱穆先生携母亲避难曾经在这里的东花园住过。那是1939年的事情了,战火纷飞之时,耦园已经破败如电影《小城之春》里的废园。

出于对钱穆先生的敬重,方才到这里寻访怀旧。来时接近黄昏时辰,又是细雨过后,耦园里风清气爽,异常清静,远不如拙政园游人如织。步入中厅,除服务人员一老一少外,空无一人。厅堂方正轩豁,设有小小的舞台,台前摆满桌椅,还有一面苏州评弹演出的广告。我问身穿一身蓝布长褂的长者:什么时候有演出?告我:现在就可以。

这时候,舞台上将入相一门的门帘一挑,走出一位粉裙黑衣的女人,款款走下舞台,走到我面前,递给我一份节目单,翻翻正反两面,对我说:前面是小曲,后面是评弹,你要听哪一个?然后,又道:小曲每首50元,评弹,单人每首80元,双人100元。

看了一遍节目单,评弹里有《潇湘夜雨》《晴雯撕扇》《钗头凤》几首,我选了双人演唱的《钗头凤》。两人回到后台,拿着三弦,抱着琵琶,走到前台,端坐在一张小桌两旁,轻拨慢挑琴弦,开始演唱,台风很稳。

说实在的,苏州方言,根本听不懂,只知道他们一男一女分别唱出陆游和唐婉各自写的《钗头凤》。之所以选这首,是因为多少知道里面的唱词,隔雾观山,朦朦胧胧,有种似是而非的感觉,可以弥漫起一点儿想象。小时候

读这词,也学过这首词的古曲唱法,望文生义,《钗头凤》里的这个“钗”字,和“拆”字同音,便觉得和将陆游唐婉两人生生拆散的错错,很是吻合。读中学时,还曾经看过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话剧《钗头凤》,陆游唐婉都是南方人,话剧里说着一口京腔,总有违和感。用大鼓书或北方时调唱《钗头凤》,也不大合适,尽管它们都是民间传统的说书演唱形式。还是听吴侬软语的评弹《钗头凤》,最是琴瑟相谐,依依有种身临其境之感。

耦园听曲

肖复兴

评弹,来苏州听过几次,在剧场里听,和在这里听,味道还真不尽相同。尽管在哪里听,都是一样的听不懂,却总觉得,在苏州园林里听评弹,应该是最地道的选择,就像品茶要汲虎丘下的清泉,泡在紫砂壶中,方才相得益彰,滋味别出。园林里的曲径环廊,飞檐漏窗,小桥流水,玲珑山石,茂竹繁花,和评弹的低回婉转,轻柔舒缓,云淡风轻,交相融合,是评弹如诗如画的最佳背景,和评弹的袅袅余音丝丝入扣,水乳交融。这和听大鼓书,要在北京的茶馆里听,味道大不一样。一个地方,有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,民间演唱,更是带有地方特色,是一个地方民俗民风与文化基因抹不掉的胎记。

我不懂他们二位演唱的水平究竟如何,只是觉得十分好听。《钗头凤》本身就具有悲剧色彩,他们二位唱得哀婉动人,琵琶和三弦也弹奏得娴熟悦耳,犹如细雨绵绵。我一边听,一边画他们的速写,乐声轻柔如水,滴溅在画板上,晕染了几笔墨。

曲子只是陆游唐婉各自一首词男女交错的演唱,最后合唱陆游词的前半阙。不长,很快,演唱结束。谢过之后,请他们二位在我的速写上签名留念。二人都姓王,我以为是两口子,不是,问过知道,男的59岁,女的52岁,早年都在艺校学评弹昆曲,毕业后同在苏州艺术团做演员,早早退休,舍不得从小学的玩意儿,便相约一起到这里为游客演唱。男老王笑着对我说:一起来玩玩!女老王指着服务台前的小姑娘对我说:每天和小姑娘一起,我们也年轻一些!

告辞之后,走出中厅,天色渐暗,就要闭园,匆匆走过西花园的织帘老屋,来到城曲草堂前的假山石旁,看见两个身穿漂亮汉服的年轻姑娘正在拍照。心想,这样一身汉服的姑娘,从逶迤的山石后面袅袅而出,还真有点儿时光穿越的感觉。不知道,刚才二王唱的那一曲评弹,她们是否听到?有评弹相伴,有园林依托,有汉服装束,有声有色,有情有致,才是耦园最佳景色吧?

82年前,钱穆先生就是在这里的城曲草堂二楼著书,写下了《史记地名考》。可惜,今天的这一曲评弹,钱先生,看不到,听不到了。

我的回忆文章《听外婆讲那些红色往事》在新民晚报“夜光杯”发表这几天,陆续收到了一些读者的反馈。有读者说,这篇文章让他们意识到,关于红色往事,有“永不消逝的电波”“一号机密”这样的著名事件,无数英勇的地下党员,和理解革命、支持革命的那些党外布尔什维克,同样对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,付出了巨大牺牲。可以说,正是无数革命前辈和无名英雄的不懈奋斗,我们的党才能不断壮大,我们才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。

众多反馈之中,与作家朱小棣先生的相识可谓是意外之喜。在海外工作、生活30余年的朱小棣先生看了《听外婆讲那些红色往事》后,通过“夜光杯”编辑同志辗转找到我。他告诉我,文中讲到的大舅公钟沛璋与他们朱家是世交。追溯到80多年前,当时朱小棣的二叔周克(原名朱启统)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,与钟沛璋是地下党组织同志,他们之间有很深的革命友情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,周克先后在苏南和上海负责青年工作,后来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。而大舅公钟沛璋则在上海创办了《青年报》,后调任中央,继续领导青年和新闻工作。周克与大舅公一直保持着联系,革命友情从解放前延续到解放之后很多年。朱小棣先生告诉我,两家之间的友情也延续到了下一代。朱先生的姐姐朱小蔓是著名教育家,曾任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,还曾是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的会长。朱小蔓女士曾长期做团的宣传工作。二叔周克就将她引荐了我的大舅公钟沛璋。作为长辈,大舅公给朱小蔓女士很多引导和帮助,他们也成为忘年交。朱小棣先生说,据他所知,去年年初,姐姐还和大舅公通过电话。

朱小蔓女士去年8月不幸去世。周克老先生去年1月去世,享寿103岁。而大舅公钟沛璋也在今年2月驾鹤西行。对朱小棣先生来说,读了我的《听外婆讲那些红色往事》,看到“钟沛璋”的名字,他感到格外亲切,由此想到自己的二叔和姐姐。斯人已逝,却留下美好的回忆。在过去的几天中,我和朱小棣先生时有跨越太平洋的信息往来,他发一些佳作给我,我也给他发去一些忆旧的文章,彼此都很感慨。

顺便说一下,朱小棣先生也出生在红色家庭。他的父亲,也就是周克先生的哥哥朱启奎,新中国成立前是共产党南京秘密战线的开辟者,著名的红色特工。毕业于南师大学英语系的朱小棣先生1987年赴美工作,成为一位知名双语作家。我见朱先生之名和照片都有似曾相识之感,后猛然想起,十多年朱先生携历史小说《新狄公案》到上海作宣传,我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,还写了一篇介绍这部作品的报道。我把文章发给他看,我们都惊叹这个世界太小了。

两个红色家庭的友情

郗亮



杨柳依依

曹伟明

浸润江南水性的杨柳,总是温情脉脉,多愁善感,喜欢傍水而居,与古桥为邻的。

小时候,我寄养在江南古镇的外婆家。记得一到春天,每每放学回家时,我便跑到清澈的小河边,爬上杨柳树,掰下那些光溜溜的柳枝条,用手轻轻地一捋柳条,让它的皮和枝棍利索地分开。然后,我双手握住柳枝棍,用牙齿咬住皮包着的那头,使劲往外一拽,那白白的柳枝条就被剥离了出来,手里剩下的便是可做柳笛用的树皮管了。随后,我把柳枝的皮管,剪成一段段,其中一头,用刀片轻轻地刮去外皮,夹扁成型为柳笛,大的小的,粗的细的,包罗万象。第二天,我把它们分发给同学伙伴,柳笛声声,犹如一支儿童的民乐吹奏队,在古镇上行街表演,让充满童真的乐曲,填满了大街小巷和弯弯的河流。

夏天时分,我会制作用柳丝条编织的凉帽送给小朋友,还给每人手里配上一个用柳枝做的弹弓箭。在小巷内和河埠头,相互追逐嬉闹,玩得昏天黑地。

在我儿童时代的感悟中,杨柳是江南的报春树,又是春天的谢幕树。

那“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”的江南春色,稍纵即逝,“韶华不为少年留”,随着飘洒的柳絮,宣告暮春的到来。作为迎春和送春的杨柳,成了多少文人雅士感春伤怀,抒发颂春、伤春、怨春、恨春的情感意象,创造了无数散发人生哲理的经典诗句。

烟雨江南,江水盈盈。古人借杨柳挥酒思念之情,将弯着腰地的青青柳枝,化为淡白的烟花漫天飞舞,让人魂牵梦绕。此情只有人间有,此景唯有江南好。

而我外婆对江南的杨柳,也有独特的认知,在她老人家的手中,好看的柳芽,是能够烹饪出佳肴的。在清明节前,她会采集柳树的枝芽,焯水后凉拌豆腐,一清二白,色味十分诱人。还有柳芽炒鸡蛋,青黄相间,让我食欲大振。柳柳芽裹面粉浆的油炸,更是别具风采。她调侃道“油炸一技春,吃了有灵性”,让我的童年享尽了江南的春光。

杨柳依依,在江南富有别样的意象,它具有柔韧之美。那倒挂的枝条,呈现出谦卑的姿态,无声无息地在风中飘荡,同时,也会撩拨起少男少女的童心和情思。更会激起人们几多内心的波澜。杨柳的缠绵悱恻,儿女情长,像江南的烟雨,淅淅沥沥,长长久久。

我喜欢杨柳一贯低垂的姿态,一颗与绿色同行的羞涩初心始终不变。它常怀泥土之想,亲吻大地,感恩大地的亲情和坚定,让我深深地感动。它不像别的树木,钻出泥土后,眼梢望着天花板,趾高气扬,不可一世,忘记了己从哪里来,往何处去。

和许多上海市民家庭一样,菜饭也是我家曾经的美食。老妈在的时候,每到春夏之交苜蓿上市时,她总会把买来的苜蓿叶片从茎的连接处细细撕下,整整齐齐放一边,然后把削掉外皮青翠欲滴的嫩茎一剖为二,再切成薄薄的片,撒上少许精盐腌上半小时,最后浇上麻油就是一味上好的凉拌时鲜菜蔬了。怪不得古人要称苜蓿为“碧玉凤尾”,还要用诗句“菁菁何所有,苜蓿独牛耳”来赞美其“味道好极了”。

不过,比凉拌苜蓿更有色香味的是用苜蓿叶加咸肉煮的菜饭!

老妈把撕下的苜蓿叶洗净后,切成1厘米宽的条状,放进油锅里一编即起锅,随后点燃置于门外的一只用破脸盆旧瓦片烂泥巴糊成的行灶,往大铁锅里倒进带有肥膘的咸肉片、淘好的大米、焯过的苜蓿叶和适量水后,就把捡来的干树枝不停地塞进燃着熊熊大火的灶膛。大半

个小时后,随着从铁锅里飘出的米香咸肉香苜蓿菜香四溢溢开时,老妈就不再往灶膛里加柴,待火全部自行熄灭后,再闷上一会儿。最后揭开锅盖,老妈会放入一大团熟猪油并

个多小时,随着从铁锅里飘出的米香咸肉香苜蓿菜香四溢溢开时,老妈就不再往灶膛里加柴,待火全部自行熄灭后,再闷上一会儿。最后揭开锅盖,老妈会放入一大团熟猪油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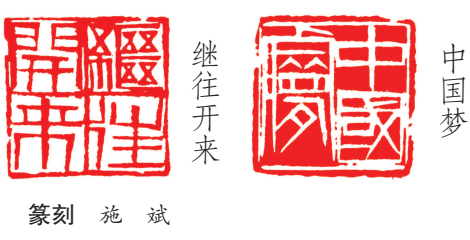
菜饭一二

马蔺荣

用锅铲细细拌匀,那锅菜饭就算煮好了!此时,老妈会把菜饭先分别盛到四五只小碗里,按“邻舍碗对碗、亲戚碗对碗”的规矩,让我趁热送给天井里的邻居们尝鲜。

老妈走后,老屋也动迁了,行灶因为新居没地方容下,在搬家时丢弃了。时光荏苒,30多年过去,我居然没再吃到过苜蓿叶加咸肉煮的菜饭了!

谁想到,今年五一节我和老妻一起去杭州休闲度假旅游,当第二天上午走进酒店餐厅的一瞬间,我突然闻到了熟悉的气味,原来在自助早餐中式



篆刻 施斌

编者按:在党的领导下,互联网企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成就,今起刊登一组上海重点互联网企业领袖人物讲述的创业故事。

编者按:在党的领导下,互联网企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成就,今起刊登一组上海重点互联网企业领袖人物讲述的创业故事。

在小学时,我记住了“中国用世界上7%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22%以上的人口”,感觉中国农民真厉害。虽然当时对中国的农业还只有一些模糊认识和了解,但有时候也会想着是不是能用所学的知识为农民做点啥。再后来,我去美国留学,就留意美国的农业信息,我也去美国的农场参观过,看看和中国有何不同,有何借鉴的。

经过长时间的观察、思考,我意识到中国有5亿多农民,14亿消费者,两端分散、中间环节冗长,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,农业供需两端匹配难,效率低。要解决这些问题,得另辟蹊径。随着中国移动互联网的普及、移动支付的高速发展、物流成本的显著降低,我敏锐地意识到,解决农业问题的时机可能到来了。

近十几年来,党中央每年发布的“一号文件”都是关于“三农”问题,这足以说明解决好“三农”问题是党和国家的“头等大事”。

如何让中国人品尝到优质农产品的同时让农民富起来?有了想法以后,我和同事去了很多农产区调研,跟着农产品走完从田间地头到消费者的全过程。这个习惯从创业开始,保持到现在,即使接任

CEO后,我也会和农产品团队的同事去农产区调研。长期的调研有个“后遗症”,几个月下来,人人都到了三层,下乡回来时往往大家乍一看都不太认得出了。

从当时的物流条件来看,做水果品类的销售是比较合适的。2015年,我参与创立了主打水果“拼团”的拼好货。后来拼好货和拼多多合并。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,拼多多起家于农业立足于农业的缘故。

从公司创立的那一天,我和创始人团队就认识到公司发展要和国家战略紧密结合;要对国家、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,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、民族兴盛、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,而农业正是一个极好的“切入点”。

过去6年,拼多多农副产品上行规模都保持在三位数的高速增长。2020年,拼多多实现了农副产品交易额2700亿元,通过大数据、云计算和分布式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“农地云拼”模式,拼多多将分散的农业产能和分散的农产品需求在“云端”拼在一起,让曾经不好卖的农产品,成为百姓餐桌上的“香饽饽”,丰富了消费者的“菜篮子”,鼓足了农户的“钱袋子”。

做一名新农人

陈磊

过去6年,拼多多农副产品上行规模都保持在三位数的高速增长。2020年,拼多多实现了农副产品交易额2700亿元,通过大数据、云计算和分布式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“农地云拼”模式,拼多多将分散的农业产能和分散的农产品需求在“云端”拼在一起,让曾经不好卖的农产品,成为百姓餐桌上的“香饽饽”,丰富了消费者的“菜篮子”,鼓足了农户的“钱袋子”。

拼多多是党和国家“三农”政策的践行者、受益者。从2018年2月成立党组织以来,公司党委始终坚持“党建就是生产力”的理念,设置党员先锋岗和项目攻坚组。在党员骨干的带领下顺利开发完成“中央农货处理系统”“拼多多电子面单系统”等重大项目,进一步提高了农产品供需匹配效率、降低了物流成本,极大地提高了农产品上行效率和规模。疫情期间,为缓解农业对农产区影响,拼多多设立“抗疫助农基金”,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全国近400个农产区进行补贴。2020年一季度疫情最紧张阶段,拼多多对外援助和各项补贴合计支出50多亿元。

过去几年来,拼多多在农产品上行和助农方面的努力获得了很多荣誉和嘉奖,但我从未忘记过初心,农业一直是拼多多的战略重心。作为一名新农人,我和创始人团队将继续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,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、精准满足民生需求,切实把新发展理念刻印在思想上、体现到行动中,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应有努力。

(本文作者为拼多多创始人)

十日谈
创业路上跟党走
责编:刘芳

B站鼓励年轻人本土化的表达,用年轻人的视角讲好中国故事。